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無聲戲 第四回 失千金福因禍至

詩云：從來形體不欺人，燕頤封侯果是真。 虧得世人皮相好，能容豪傑隱風塵。

前面那一回講的是「命」字，這一回卻說個「相」字。相與命這兩件東西，是造化生人的時節搭配定的。半斤的八字，還你半斤的相貌；四兩的八字，還你四兩的相貌，竟像天平上彈過的一般，不知怎麼這等相稱。若把兩樁較量起來，賦形的手段比賦命更巧。怎見得他巧處？世上人八字相同的還多，任你刻數不同，少不得那一刻之中，也定要同生幾個；只有這相貌，億萬蒼生之內，再沒有兩個一樣的。隨你相似到底，走到一處，自然會異樣起來。所以古語道：「人心之不同，有如其面。」這不同的所在已見他的巧了，誰知那相同的所在，更見其巧。若是相貌相同，所處的地位也相同，這就不奇了；他偏要使那貴賤賢愚相去有天淵之隔的，生得一模一樣，好顛倒人的眼睛，所以為妙。當初仲尼貌似陽虎，蔡邕貌似虎賁，仲尼是個至聖，陽虎是個權奸，蔡邕是個富貴的文人，虎賁是個下賤的武士，你說哪裡差到哪裡？若要把孔子認做聖人，連陽虎也要認做聖人了；若要把虎賁認做賤相，連蔡邕也要認做賤相了。這四個人的相貌雖然畢竟有些分辯，只是這些凡夫俗眼哪裡識別得來？從來負奇磊落之上，個個都恨世多肉眼不識英雄；我說這些肉眼是造化生來護持英雄的，只該感他，不該恨他，若使該做帝王的人個個知道他是帝王，能做豪傑的人個個認得他是豪傑，這個帝王、豪傑一定做不成了。項羽知道沛公該有天下，那鴻門宴上豈肯放他潛歸？淮陰少年知道韓信後為齊王，那胯下之時豈肯留他性命？虧得這些肉眼，才隱藏得過那些異人。還有一說，若使後來該富貴的人都曉得他後來富貴，個個去趨奉他，周濟他，他就預先要驕奢淫欲起來了，哪裡還肯警心惕慮，刺股懸樑，造到那富貴的地步？所以造化生人使乖弄巧的去處都有一片深心，不可草草看過。如今卻說一個人相法極高，遇著兩個面貌一樣的，一個該貧，一個該富，他卻能分別出來。後來恰好合著他的相法，與前邊敷演的話句句相反，方才叫做異聞。

弘治年間，廣東廣州府南海縣，有個財主姓楊，因他家資有百萬之富，人都稱他為楊百萬。當初原以飄洋起家，後來曉得飄洋是樁險事，就回過頭來，坐在家中，單以放債為事。只是他放債的規矩有三樁異樣：第一樁，利錢與開當舖的不同，當舖裡面當一兩二兩，是三分起息，若當到□兩二□兩，就是二分多些起息了。他翻一個案道，借得少的畢竟是個窮人，哪裡納得重利錢起？借得多的定是家裏的人，況且本大利亦大，拿我的本去趁出利來，便多取他些也不為虐。所以他的利錢論□的是一分，論百的是二分，論千的是三分。人都說他不是生財，分明是行仁政，所以再沒有一個賴他的；第二樁，收放都有個日期，不肯零星交兌。每月之中、初一、□五收，初二、□六放。其餘的日子，坐在家中與人打雙陸、下象棋，一些正事也不做。人知道他有一定的規矩，不是日期再不去纏擾他；第三樁，一發古怪，他借銀子與人，也不問你為人信實不信實，也不估你家私還得起還不起，只要看人的相貌何如。若是相貌不濟，票上寫得多的，他要改少了；若是相貌生得齊整，票上寫一倍，他還借兩倍與你。這是什麼緣故？只因他當初在海上，遇個異人傳授他的相法，一雙眼睛竟是兩塊試金石，人走到他面前，一生為人的好歹、衣祿的厚薄，他都了然於胸中。這個術法別人拿去趁錢，他卻拿來放債，其實放債放得著，一般也是趁錢。當初唐朝李世？e在軍中選將，要相那面貌豐厚、像個有福的人，才教他去出征。那些卑微庸劣的，一個也不用。人問他什麼緣故？他道薄福之人，豈可以成功名？也就是這個道理。

楊百萬隻因有此相法，所以借去的銀子，再沒有一主落空。

那時節南海縣中有個百姓，姓秦名世良，是個儒家之子。

少年也讀書赴考，後來因家事蕭條，不能餬口，只得廢了舉業，開個極小的舖子，賣些草紙燈心之類。常常因手頭乏鈔，要問楊百萬借些本錢，只怕他的眼睛利害，萬一相得不好，當面奚落幾句，豈不被人輕賤？所以只管苦捱。捱到後面，一日窮似一日，有些過不去了，只得思量道：「如今的人，還要拿了銀子去央人相面，我如今又不費一文半分，就是銀子不肯借，也討個終身下落了回來，有什麼不好？」就寫個五兩的借票，等到放銀的日期走去伺候。從清晨立到巳牌時分，只見楊百萬走出廳來，前前後後跟了幾□個家人，有持筆硯的，有拿算盤的，有捧天平的，有抬銀子的。楊百萬走到中廳，朝外坐下，就像官府升堂一般，吩咐一聲收票。只見有數百人一齊取出票來，捱擠上去，就是府縣裡放告投文，也沒有這等鬧熱。秦世良也隨班擁進，把借票塞與家人收去，立在階下，聽候唱名。只見楊百萬果然逐個喚將上去，從頭至腳相過一番，方才看票。也有改多為少的，也有改少為多的。那改少為多的，兌完銀子走下來，個個都氣勢昂昂，面上有驕人之色；那改多為少的，銀子便接幾兩下來，看他神情蕭索，氣色闌然，好像秀才考了劣等的一般，個個都低頭掩面而去。世良看見這些光景，有些懊悔起來道：「銀子不過是借貸，終究要還，又不是白送的，為什麼受人這等怠慢？」欲待不借，怎奈票子又被他收去。

正在疑慮之間，只見並排立著一個借債的人，面貌身材與他一樣，竟像一副印板印下來的。世良道：「他的相貌與我相同，他若先叫上去，但看他的得失，就是我的吉凶了。」不曾想得完，那人已喚上去了。世良定著眼睛看，側著耳朵聽，只見楊百萬將此人相過一番，就查票上的數目，卻是五百兩。楊百萬笑道：「兄哪裡借得五百兩起？」那人道：「不肖雖窮，也還有千金薄產，只因在家坐不過，要借些本錢到江湖上走走，這銀子是有抵頭的，怎見得就還不起？」楊百萬道：「兄不要怪我說，你這個尊相，莫說千金，就是百金也留不祝無論做生意不做生意，將來這些尊產少不得同歸於盡。不如請回去坐坐，還落得安逸幾年，省得受那風霜勞碌之苦。」那人道：「不借就是了，何須說得這等盡情！」討了票子，一路唧唧噥噥，罵將出去。

世良道：「免死狐悲，我的事不消說了。」竟要討出票子，托故回家，不想已被他喚著名字，只得上去討一場沒趣了下來。

誰想楊百萬看到他的相貌，不覺眼笑眉歡，又把他的手掌捏了一捏，就立起身來道：「失敬了。」竟查票子，看到五兩的數目，大笑起來道：「兄這個尊相，將來的家資不在小弟之下，為什麼只借五兩銀子？」世良道：「老員外又來取笑了。晚生家裡四壁蕭然，朝不謀夕，只是這五兩銀子還愁老員外不肯，怎麼說這等過分的話，敢是譏誚晚生麼？」楊百萬又把他仔細一相道：「豈有此理，兄這個財主，我包得過。任你要借一千、五百，只管兌去，料想是有得還的。」世良道：「就是老員外肯借，晚生也不敢擔當，這等量加幾兩罷。」楊百萬道：「幾兩、幾□兩的生意豈是兄做的？你竟借五百兩去，隨你做什麼生意，包管趁錢，還不要你費一些氣力，受一毫辛苦，現現成成做個安逸財主就是。」說完，就拿筆遞與世良改票，世良沒奈何，只得依他，就在「五」字之下、「兩」字之上夾一個「百」字進去。寫完，楊百萬又留他吃了午飯，把五百兩銀子兌得齊齊整整，教家人送他回來。

世良暗笑道：「我不信有這等奇事，兩個人一樣的相貌，他有千金產業，尚且一釐不肯借他；我這等一個窮鬼，就拚五百兩銀子放在我身上，難道我果然會做財主不成？不要管他，他既併得放這樣飄海的本錢，我也拚得去做飄海的生意。聞得他的家原是洋裡做起來的，我如今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也到洋裡去試試。」就與走番的客人商議，說要買些小貨，跟去看看外國的風光。眾人因他是讀過書的，筆下來得，有用著他的去處，就許了相帶同行，還不要他出盤費。世良喜極，就將五百兩銀子都買了綢緞，隨眾一齊下船。他平日的筆頭極勤，隨你什麼東西，定要塗幾個字在上面。又因當初讀書時節，刻了幾方圖書，後來不習舉業，沒有用處，捏在手中，不住的東印西印，這也是書呆子的慣相。

一日舟中無事，將自己綢緞解開，逐匹上用一顆圖書，用完捆好，又在蒲包上寫「南海秦記」四個大字。眾人都笑他道：「你的本錢忒大，寶貨忒多，也該做個記號，省得別人冒認了去。」世良臉上羞得通紅，正要掩飾幾句，忽聽得舵工喊道：「西北方黑雲起了，要起風暴，快收進島去。」那些水手聽見，一齊立起身來，落篷的落篷，搖櫓的搖櫓，剛剛收進一個島內，果然怪風大作，雷雨齊來。後船收不及的，翻了幾隻。

世良同滿船客人，個個張牙吐舌，都說虧舵工收船得早。等了兩個時辰，依舊青天皎潔，正要開船，只見島中走出一伙強盜，

雖不上□餘人，卻個個身長力大，手持利斧，跳上船來，喝道：「快拿銀子買命！」眾人看見勢頭不好，一齊跪下道：「我們的銀子都買了貨物，腰間盤費有限，盡數取去就是。」只見有個頭目立在岸上，須長耳大，一表人材，對眾人道：「我只要貨物，不要銀子，銀子賞你們做盤費轉去，可將貨物盡搬上來。」眾強盜得了鈞令，一齊動手，不上數刻，剩下一隻空船。

頭目道：「放你們去罷。」駕掌曳起風篷，方才離了虎穴。滿船客人個個都號啕痛哭，埋怨道：「不該帶了個沒時運的人，累得大家晦氣。」世良又恨自家命窮，又受別人埋怨，又慮楊百萬這主本錢如何下落，真是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。

不上數日，依舊到了家中。思量道：「丑媳婦免不得見公婆，如今本錢劫去，也要與他說個明白，難道躲得過世不成？」

只得走到楊百萬家，恰好遇著個收銀的日子，那天平裡面鏗鏘鏘鏘，好像戲台上的鑼鼓，響個不祝等得他收完，已是將要點燈的時候。世良面上無顏，巴不得暗中相見。楊百萬見他走到面前，吃一驚道：「你做什麼生意，這等回頭得快？就是得利，也該再做幾轉，難道就拿來還我不成？」世良聽見，一發羞上加羞，說不出口，仰面笑了一笑，然後開談。少不得是「慚愧」二字起頭，就把買貨飄洋、避風遇盜的話說了一遍，深深唱個喏道：「這都是晚生命薄，扶持不起，有負老員外培植之恩，料今生不能補報，只好待來世變為犬馬，償還恩債。」

說完，立在旁邊，低頭下氣，不知楊百萬怎生發作，非罵即打。誰知他一毫也不介意，倒陪個笑臉道：「勝敗乃兵家之常，做生意的人失風遇盜之事，哪裡保得沒有遭把？就是學生當初飄洋，□次之中也定然遇著一兩次。自古道：『生意不怕折，只怕歇。』你切不可因這一次受驚，就冷了求財之念，譬如擲骰子的，一次大輸，必有一次大贏。我如今再借五百兩與你，你再拿去飄洋，還你一本數□利。」世良聽見，笑起來道：「老員外，你的本錢一次丟不怕，還要丟第二次麼？」楊百萬道：「我若不扶持你做個財主，人都要笑我沒有眼睛。你放心兌去，只要把膽放潑些，不要說不是自己的本錢，畏首畏尾，那生意就做不開了。自古道：『貌不虧人。』有你這個尊相，偷也偷個財主來。今晚且別，明日是放銀的日期，我預先兌五百兩等你。」世良別了。

到第二日，當真又寫一張借票，隨眾走去。只見果然有五百兩銀子封在那邊，上面寫一筆道：大富長者秦世良客本。

眾人的銀子都不曾發，楊百萬先取這一宗，當眾人交與世良道：「銀子你收去，我還有一句先凶後吉的話吩咐你。萬一這主銀子又有差池，你還來問我借。我的眼睛再不會錯的，任你折本趁錢，總歸到做財主了才祝」眾人都把他細看，也有贊歎果然好相的，也有不則聲的，都要辦著眼睛看他做財主。

世良謝了楊百萬回來，算計道：「他的意思極好，只是吩咐的話決不可依。他教我把膽放潑些，我前番只因潑壞了事，如今怎麼還好潑得？況且財主口裡的話極是有准的，他方才那先凶後吉的言語不是什麼好采頭，切記要謹慎。飄洋的險事斷然不可再試了，就是做別的生意，也要留個退步。我如今把二百兩封好了，掘個地窖，藏在家中，只拿三百兩去做生意。若是路上好走，沒有驚嚇，到第二次一齊帶去作本。萬一時運不通，又遇著意外之事，還留得一小半，回來又好別尋生理。」

算計定了，就將二百兩藏入地窖，三百兩束縛隨身，竟往湖廣販米。路上搭著一個老漢同行，年紀有六□多歲，說家主是襄陽府的經歷，因解糧進京，回來遇著響馬，把回批劫去，到省稟軍門，軍門不信，將家主禁在獄中。如今要進京去乾文書來知會，只是衙門使用與往來盤費，須得三百餘金。家主是個窮官，不能料理，將來決有性命之憂。說了一遍，竟淚下起來。

世良見他是個義僕，□分憐憫，只是愛莫能助，與他同行同宿，過了幾晚。

一日宿在飯店，天明起來束裝，不見了一個盛銀子的順袋。

世良大驚，說店中有賊。主人家查點客人，單少了那個同行的老漢。世良知道被他拐去，趕了許多路，並無蹤影，只得捶胸頓足，哭了一場，依舊回家。心上思量道：「虧我留個退步，若依了財主的話，如今屁也沒得放了。」只得把地窖中的銀子掘將起來，仍往湖廣販米。到了地頭，尋個行家住下，因客多米少，坐了等貨。

一日見行中有個客人，面貌身材與世良相似，聽他說話，也是廣東的聲音，世良問道：「兄數月之前可曾問楊百萬借銀子麼？」那客人道：「去便去一次，他不曾有得借我。」世良道：「我道有些面善，那日小弟也在那邊，聽見他說兄的話過於莽戇，小弟也替兄不平。」那客人道：「他的話雖太直，眼睛原相得不差。小弟自他相過之後，弄出一樁人命官司，千金薄產費去三分之二。如今只得將餘剩田地賣了二百金，出來做客，若趁錢便好，萬一折本，就要合著他的話了。」世良道：「他的話斷凶便有准，斷吉一些也不驗。」就將楊百萬許他做財主、自己被告劫拐的話細說一番。那客人道：「我聞得他相中一人，說將來也有他的家事，不想就是老兄，這等失敬了。」

就問世良的姓名，世良對他說過，少不得也回問姓名，他道：「小弟也姓秦，名世芳，在南海縣西鄉居祝」世良道：「這也奇了，面貌又相同，姓又相同，名字也像兄弟一般，前世定有些緣分，兄若不棄，我兩個結為手足何如？」世芳道：「照楊百萬的相法，老兄乃異日之陶朱，小弟實將來之餓莩，怎敢仰攀？」世良道：「休得取笑。」兩人辦下三牲，寫出年紀生日，世芳為兄，世良為弟，就在神前結了金石之盟。兩個搬做一房，日間促膝而談，夜間抵足而睡，情意甚是綢繆。

一日主人家道：「米到了，請兌銀子買貨。」世良盡為弟之道，讓世芳先買。世芳進去取銀子，忽然大叫起來道：「不好了，銀子被人偷去了！」走出來埋怨主人家說：「我房裡並無別人往來，畢竟是你家小廝送茶送飯看眼裡，套開鎖來取去了。我這二百兩不是銀子，是一家人的性命。你若不替我查出來，我就死在你家，決不空手回去！」主人家道：「舍下的小廝俱是親丁，決無做賊之理。這主銀子畢竟到同房共宿的客人裡面去查，查不出來，然後鳴神發咒，我主人家是沒得賠的。」

世芳道：「同房共宿的只有這個舍弟，他難道能做這樣歹事不成？」主人家道：「你這兄弟又不是同宗共祖的，又不是一向結拜的，不過是萍水相逢，偶然投契，如今的盟兄弟裡面無所不至的事都做出來，就是你信得他過，我也信他不過。」世良道：「這等說，明明是我偷來了，何不將我的行李取出來搜一搜？」主人家道：「自然要搜，不然怎得明白？」世良氣忿忿走進房去，把行李盡搬出來，教世芳搜。世芳不肯搜，世良自己開了順袋，取出一封銀子道：「這是我自己的二百兩，此外若再有一封，就是老兄的了。」主人家道：「怎麼他是二百兩，你恰好也是二百兩，難道一些零頭都沒有？這也有些可疑。」

就問世芳道：「你的銀子是多少一封，每封是多少件數，可還記得？」世芳道：「我的銀子是血產賣來的，與性命一般，怎麼記不得？」就把封數件數說了一遍。主人家又問世良道：「你的封數件數也要說來，看對不對。」世良的銀子原是借來就分開的，藏在地下已經兩月，後面取出來見原封不動，就不曾解開，如今哪裡記得？就答應道：「我的銀子藏多時了，封數便記得，件數卻記不得。」主人家道：「看兄這個光景也不像有銀子藏多時的，這句話一發可疑。如今只看與他的件數對不對就知道了。」竟把銀子拆開一看，恰好與世芳說的封數、件數一一相同。主人家道：「如今還有什麼辨得？」就把銀子遞與世芳，世芳又細細看了一遍道：「數目也相同，銀水也相似，只是紙包與字跡全然不是，也還有些可疑。」主人家道：「有你這樣呆客人，他既偷了去，難道不會換幾張紙包包，寫幾個字混混？如今銀子查出來了，隨你認不認，只是不要胡賴我家小廝。」說完，竟進去了。

世良氣得目定口呆，有話也說不出。世芳道：「賢弟，這樁事教劣兄也難處。欲待不認，我的銀子查不出，一家性命難存；欲待認了，又恐有屈賢弟。如今只得用個兩全之法。大家認些晦氣，各分一半去做本錢，胡盧提結了這個局罷。」世良道：「豈有此理！若是小弟的銀子，老兄分毫認不得；若是老兄的銀子，小弟分毫取不得。事事都可以仗義，只有這項銀子是仗不得義的。老兄若仗義讓與小弟，就是獨為君子；小弟若仗義讓與老兄，就是甘為小人了。」世芳道：「這等怎麼處？」

世良道：「如今只好明之於神。若是老兄肯發咒，說此銀斷斷是你的，小弟情願空手回去；若是小弟肯發咒，說此銀斷斷是我的，老兄也就說不得要袖手空回。小弟寧可別處請罪了。」

世芳道：「賢弟不消這等固執，管仲是千古的賢人，他當初與鮑叔交財也有糊塗的時節。鮑叔知道他家貧，也朦朧不加責備。如今神聖面前不是兒戲得的，還是依劣兄，各分一半的是。」

兩個人爭論不止，那些眾客人與主人家都替世芳不服道：「明明是你的銀子，怎麼有得分與他？」又對世良道：「我這行裡是

財帛聚會的所在，不便容你這等匪人，快把飯錢算算稱還了走。」世良是個有血性的人，哪裡受得這樣話起？就去請了城隍、關聖兩分紙馬，對天跪拜說：「這項銀兩若果然是我偷他的，教我如何如何。」只表自己的心，再不咒別人一句。拜完，將飯帳一算，立刻稱還，背了包裹就走。世芳苦留不住，只得瞞了眾人，分那一百兩，趕到路上去送他，他只是死推不受。別了世芳，竟回南海，依舊去見楊百萬，哭訴自己命窮，不堪扶植，辜負兩番周濟之恩，慚愧無地。說話之間，露出許多？？不安之態。楊百萬又把好言安慰一番，到底不悔，還要把銀子借他，被他再三辭脫。從此以後，糾集幾個蒙童學生處館過日。那些地方鄰里因楊百萬許他做財主，就把「財主」二字做了他的別號，遇見了也不稱名，也不道姓，只叫「老財主」，一來笑他不替楊百萬爭氣，二來見得楊百萬的眼睛也會相錯了人。

卻說秦世芳自別世良之後，要將銀子買米，不想因送世良遲了一日，米被別人買去了，止剩下幾百擔稻子。主人家道：「你若不買，又有幾日等貨，不如買下來，自己磨做米，一般好裝去賣，省得耽擱工夫。」世芳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就盡二百兩銀子買了，因有便船下瓜洲，等不得響，竟將稻子搬運下船，要思量裝到地頭，舂做米賣。不想那一年淮楊兩府飢饉異常，家家戶戶做種的稻子都舂米吃了，等到播種之際，一粒也無，稻子竟賣到五兩一擔。世芳貨到，千人萬人爭買，就是珍珠也沒有這等值錢。不上半月工夫，賣了一本□利，二百兩銀子變做二千，不知哪裡說起。又在揚州買了一宗■茶，裝到京師去賣，京師一向只吃松蘿，不吃■茶的，那一年疫病大作，發熱口乾的人吃了■茶，即便止渴，世芳的茶葉竟當了藥賣。

不上數月，又是一本□利。世芳做到這個地步，真是平地登仙，思量楊百萬的說話，竟是狗屁，恨不得飛到家中，問他的嘴。就在京師搭了便船，路上又置些北貨，帶到揚州發賣。雖然不及以前的利息，也有個四五分錢。此時連本算來，將有三萬之數。又往蘇州買做綢緞，帶回廣東。不一日到了自家門前，貨物都放在船上，自己一人先走進去。妻子見他回來，大驚小怪地問道：「你這一向在哪裡，做些什麼勾當？」世芳道：「我出門去做生意，你難道不曉得，要問起來？」妻子道：「這等，你生意做得何如？」世芳大笑道：「一本百利，如今竟是個大財主了。」妻子一發大驚道：「這等，你本錢都沒有，把什麼趁來的？」世芳道：「你的話好不明白，我把田地賣了二百兩銀子，帶去做生意的，怎麼說本錢都沒有？」妻子道：「你那二百兩銀子現在家中，何曾帶去？」世芳不解其故，只管定著眼睛相妻子。妻子道：「你那日出門之後，我晚間上牀去睡，在枕頭邊摸著一封銀子，就是那宗田價。只說你本錢掉在家中，畢竟要回來取，誰知望了一向，再不見到。我只怕你沒有盤費，流落在異鄉，你怎麼倒會做起財主來？」世芳呆了半日，方才歎一口氣道：「銀子便趁了這些，負心人也做得夠了。」妻子問什麼緣故？世芳就將下處尋不見銀子，疑世良偷去的話說了一遍。

妻子道：「這等，你的本錢是那人的銀子了。銀子雖是他的，時運卻是你自己的。如今拚得把這二百兩送去還他就是。」世芳道：「豈有此理，有本才有利，我若不是他這主本錢，莫說做生意，就是盤纏也沒得回來。那時節把他的銀子錯來也罷了，還教他認一個賊去。仔細想來，我成得個什麼人？如今只有一說，將本利一齊送去還他，隨他多少分些與我，一來賠他當日之罪，二來也見我不是有意負心，這才是個男子。」妻子道：「自己天大的造化，趁得這主銀子，怎麼白白拿去送人？你就送與他，他只說自己本錢上生出來的，也決不感激你，為什麼做這樣呆事？」世芳見妻子不明道理，隨口答應了幾句，當晚把貨物留在舟中，不發上岸，只說裝到別處去賣。次日殺了豬羊，還個願心，請鄰舍吃盅喜酒。第三日坐了貨船，竟往南海去訪世良的蹤跡。問到他家，只見一間稀破的茅屋，幾堵傾塌的土牆，兩扇柴門，上面貼一副對聯道：數奇甘忍辱形穢且藏羞世芳見了，知道為他而發，甚是不安。

推開門來，只見許多蒙童坐在那邊寫字，世良朝外坐了打瞌睡，衣衫甚是襤褸。世芳走到面前，叫一聲「賢弟醒來」，世良嚇出一身冷汗，還像世芳趕來羞辱他的一般，連忙走下來作揖，口裡「千慚愧、萬慚愧」，世芳作了一個揖，竟跪下來嗑頭，口裡只說「劣兄該死」，世良不知哪頭事發，也跪下來對拜。

拜完了分賓主坐下，世良問道：「老兄一向生意好麼？」世芳道：「生意甚是趁錢，不上一年，做了上百個對合，這都是賢弟的福分。劣兄今日一來負荊請罪，二來連本連利送來交還原主，請賢弟驗收。」世良大驚道：「這是什麼說話？小弟不解。」

世芳把到家見妻子，說本錢不曾帶去的話說了一遍，世良笑一笑道：「這等說來，小弟的賊星出命了。如今事已長久，盡可隱瞞，老兄肯說出來，足見盛德。小弟是一個命薄之人，不敢再求原本，只是洗去了一個賊名，也是樁僥倖之事，心領盛情了。」世芳道：「說哪裡話，劣兄若不是賢弟的本錢，莫說求利，就是身子也不得回家，豈有負恩之理？如今本利共有三萬之數，都買了綢緞，現在舟中，賢弟請去發了上來。劣兄雖然去一年工夫，也不過是僥天之幸，不曾受什麼辛苦。賢弟若念結義之情，多少見惠數百金，為心力之費則可；若還推辭不受，是自己獨為君子，教劣兄做貪財負義的小人了。」說完，竟扯世良去收貨。世良立住道：「老兄不要矯情，世上哪有自己求來的富貴，舍與別人之理？古人常道：『不義取財，如以身為溝壑。』小弟若受了這些東西，只當把身子做了茅坑，凡世間不潔之物，都可以丟來了，這是斷然不要的。」世芳變起臉來道：「賢弟若苦苦不受，劣兄把綢緞發上來，堆在空野之中，買幾擔乾柴，放一把火，燒去了就是。」世良見他言詞太執，只得陪個笑臉道：「老兄不要性急，今日晚了，且在小館荒宿，明早再做商量，多少領些就是。」一邊說，一邊扯個學生到旁邊，唧唧噥噥地商議，無非是要預支束脩，好做東道主人之意。世芳知道了，就叫世良過來道：「賢弟不消費心，劣兄昨日到家，因一路平安，還個小願，現帶些祭餘在船上，取來做夜宵就是。」世良也曉得束脩預支不來，落得老實些，做個主人擾客。當晚敘舊談心，歡暢不了。

說話之間，偶然談起楊百萬來，世芳道：「他空負半生風塵之名，一些眼力也沒有，只劣兄一人就可見了。他說我無論做生意不做生意，千金之產，同歸於盡。我坐家的命雖然不好，做生意的時運卻甚是亨通，如今這些貨物雖不是自己的東西，料賢弟是仗義之人，多少分些與我，我拿去營運起來，怕不掙個小人家？可見他口裡的話都是精胡說的，我明日要去問他的口，賢弟可陪我去，且看他把什麼言語支吾？」世良道：「我去倒要去，只是借他一千銀子，本利全無，不好見面。」

世芳大笑道：「你如今有了三萬，還愁什麼一千？明日就當我面前，把本利算一算，發些綢緞還他就是了。」世良大喜道：「極說得是。」兩個睡了一晚，次日是楊百萬放銀的日期。世芳道：「我若竟去問他，他決要賴口，說去年並無此話，你難道好替我證他不成？我如今故意寫一張借票，只說問他借一千兩銀子，他若不借，然後翻出陳話來，取笑他一場，使他無言對我，然後暢快。」算計定了，就寫票同世良走去，依舊照前番的規矩，先把票子遞了，伺候唱名。唱到秦世芳的名字，世芳故意裝做失志落魄的模樣，走上去等他相。楊百萬從頭至腳大概看了一遍，又把他臉上仔仔細細相了半個時辰，就對家人道：「兌與他不妨，還得起的。」世芳道：「老員外相仔細些，萬一銀子放落空不要懊悔。」楊百萬道：「若是去年借與你，就要落空；今年借去，再不會落空的。」世芳道：「原來老員外也認得是去年借過的，既然如此，同是一個人，為什麼去年就借不起，今年就借得起？難道我的臉上多生出一雙耳朵，另長出一個鼻子來了不成？」楊百萬道：「論你相貌，是個徹底的窮人，只是臉上氣色比去年大不相同。去年是一團的滯氣，不但生意不趁錢，還有官府口舌，我若把銀子借你，只好貼你打官司；你如今臉上，不但滯氣沒有了，又生出許多陰鷲紋來，畢竟做了天大一件好事，才有這等氣色，將來正要發財。你如今莫說一千，二千也只管借去。只是有一句話要吩咐你，你自己的福分有限，須要幫著個大財主，與他合做生意，沾些時運過來，還你本少利多；若自己單槍獨馬去做，雖不折本，也只好趁些蠅頭小利而已。」世芳被他這些話說得毛骨驚然，不覺跪下來道：「老員外不是凡人，乃是神仙下界點化眾生的，敢不拜拜。」楊百萬扶起來道：「怎見得我是神仙？」世芳道：「晚生今日不是來借銀子，是來問口的，不想晚生的毛病，句句被老員外說著，不但敢問口，竟要寫伏辯了。」就把去年相了回去，弄出人命官司，後來賣田作本，掉在家中不曾帶去，錯把世良的銀子認做本錢，拿去做生意屢次得彩，回來知道緣故，將本利送還世良的話，備細說過一遍。世良也走過去說：「去年湖廣相遇的，就是這位仁兄。他如今連本利送來還我，我決無受他之理。煩老員外勸他，將貨物裝回，省得陷人於不義。」楊百萬聽了，仰天大笑一頓，對眾人道：「我楊老兒的眼睛可會錯麼？」指著世良道：「我去年原說他，隨你折本趁錢，總歸到做財主了才祝如今折本折出

上萬銀子來，可是折出來的財主麼？我又說他不要費一毫氣力，受一毫辛苦，現現成成做個安逸財主。如今別人替他走過千山萬水，趁了銀子送上門來，可是個安逸財主麼？」階下立著數百人，齊聲喝采道：「好相法，真是神仙！莫說秦兄該下跪，連我們都要拜服了。」

楊百萬又仰天笑了一頓，對世良道：「這主錢財，你要辭也辭不得，不是我得罪他講，他若不發這片好心，做這樁好事，莫說三萬，就是三萬也依舊會去的。我如今替你酌處，一個出了本錢，一個費了心力，對平均分，再沒得說。」世芳道：「既蒙老員外吩咐，不敢不遵。只是這項本錢，原是他借老員外的，利錢自然該在公帳裡除，難道教他獨認不成？」楊百萬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就叫家人把利錢一算，連本結個總帳，共該一千三百兩。世芳要一總除還，世良不肯道：「你只受得二百兩，其餘的你不曾見面，難道強盜劫去的、拐子拐去的也要你認不成？」楊百萬道：「一發說得是。」就依世良，只算二百兩的本利。世芳教人發了幾箱綢緞，替他交明白了。楊百萬又替他把船上貨物對半分開，世良的發了上岸，世芳的留在舟中。當晚楊百萬大排筵席，做戲相待，一來旌獎他二人尚義，二來誇示自家的相法不差。

世芳第二日別了世良將一半貨物裝載回去。走到自家門前，只見兩扇大門忽然粉碎，竟像刀斫斧砍的一般。走進去問妻子，妻子睡在牀上叫苦連天。問她什麼緣故？妻子道：「自從你去之後，夜間有上百強盜打進門來，說你有幾萬銀子到家，將我捆了，教拿銀子買命。我說銀子貨物都是丈夫帶出去了，他只不信，直把我吊到天明方才散去。如今渾身紫脹，命在須臾。」

世芳聽了，歎口氣道：「楊百萬活神仙也！他說我若不起這點好心，銀子終究要去，如今一發驗了。若不是我裝去還他，放在家中，少不得都被強盜劫去。這等看起來，我落得做了一個好人，還拾到一半貨物。」妻子道：「如今有了這些東西，鄉間斷然住不得了，趁早進城去。」世芳道：「楊百萬原教我幫著個財主，沾他些時運，我如今看起來，以前的時運分明是世良兄弟的了。我何不搬進城去，依傍著他，莫說再趁大錢，就是保得住這些身家，也夠得緊了。」就把傢伙什物連妻子一齊搬下貨船，依舊載到城中，與世良合買一所廳房同祝結契的朋友做了合產的兄弟，況且面貌又不差，不認得的竟說是同胞手足。

一日世良與世芳商議道：「這些綢緞在本處變賣沒有什麼利錢，你何不同了飄洋的客人到番裡去走走，趁著好時運，或者飄得著也不可。」世芳道：「我也正有此意。」就把妻子托與世良照管，將兩家分開的貨物依舊合將攏來，世芳載去飄洋不提。

卻說南海到了一個新知縣，是個貢士出身，由府幕升來的。

到任不多時，就差人訪問：「這邊有個百姓，叫做秦世良，請來相會。」差人問到世良家裡，世良道：「我與他並無相識，天下同名同姓的多，決不是我。」差人道：「是不是也要進去見見。」就把世良扯到縣中，傳梆進去，知縣請進私衙，教世良在書房坐了一會。只見簾裡有人張了一張，走將進去，知縣才出來相見。世良要跪，知縣不肯，竟與他分庭抗禮，對面送坐。把世良的家世問了一遍，就道：「本縣聞得台兄是個儒雅之士，又且素行可嘉，所以請來相會。以後不要拘官民之禮，地方的利弊常來賜教，就是人有什麼分上相央，只要順理，本縣也肯用情，不必過於廉介。」世良謝了出去，思量道：「我與他無一面之交，又沒有人舉薦，這是哪裡說起，難道是我前世的父親不成？」隔了幾時，又請進去吃酒，一日好似一日。

地方上人見知縣禮貌他，哪個不趨奉，有事就來相央。替他進個徽號，叫做「白衣鄉紳」。壞法的錢他也不趁，順禮的事他也不辭，不上一年，受了知縣五六千金之惠。一日進去吃酒，談到綢繆之處，世良問道：「治民與老爺前世無交，今生不熟，不知老爺為什麼緣故一到就問及治民，如今天高地厚之恩再施不厭，求老爺說個明白，好待治民放心。」

知縣道：「這個緣故論禮是不該說破的，我見兄是盛德之人，且又相知到此，料想決不替我張揚，所以不妨直告。我前任原是湖廣襄陽府的經歷，只因解糧進京，轉來失了回批，軍門把我監禁在獄。我著個老僕進京幹部文來知會，老僕因我是個窮官，沒有銀子料理，與兄路上同行，見兄有三百兩銀子帶在身邊，他只因救主心堅，就做了樁不良之事，把兄的銀子拐進京去，替我乾了部文下來，我才能夠復還原職。我初意原要設處這項銀子差人送來奉還的，不想機緣湊巧，我就升了這邊的知縣，所以一到就請兄相會。又怕別人來冒認，所以留在書房，教老僕在簾裡識認，認得是了，我才出來相會。後來用些小情，不過是補還前債的意思，沒有什麼他心。」說完了，就叫老僕出來，嗑頭謝罪。

世良扶起道：「這等，你是個義士了，可敬可敬。」世良別了知縣出去，絕口不提，自此以後往來愈加稠密。

卻說世芳開船之後，遇了順風，不上一月，飄到朝鮮。一般也像中國，有行家招接上岸，替他尋人發賣。一日聞得公主府中要買綢緞，行家領世芳送貨上門，請駙馬出來看貨。那駙馬耳大須長，絕好一個人品，會說中國的話，問世芳道：「你是哪裡人？叫什麼名字？」世芳道：「小客姓秦，名世芳，是南海人。」駙馬道：「這等，秦世良想是你兄弟麼？」世芳道：「正是，不知千歲哪裡和他熟？」駙馬道：「我也是中國人，當初因飄洋壞了船隻，貨物都沉在海中，喜得命不該死，抱住一塊船板浮入島內。因手頭沒有本錢，只得招集幾個弟兄劫些貨物作本。後面來到這邊，本處國王見我相貌生得魁梧，就招我做駙馬。我一向要把劫來的資本加利寄還中國之人，只是不曉得原主的名字。內中有一宗綢緞，上面有秦世良的圖書字號，所以留心訪問，今日恰好遇著你，也是他的造化。我如今一倍還他十倍，煩你帶去與他。你的貨不消別賣，我都替你用就是了。」說完，教人收進去，吩咐明日來領價。世芳過了一晚，同行家走去，果然發出兩宗銀子，一宗是昨日的貨價，一宗是寄還世良的資本。

世芳收了，又教行家替他置貨。不數日買完，發下本船，一路順風順水，直到廣州。

世良見世芳回來，不勝之喜，只曉得這次飄洋得利，還不曉得討了陳帳回來。世芳對他細說，方才驚喜不了。常常對著鏡子自己笑道：「不信我這等一個相貌，就有這許多奇福。奇福又都從禍裡得來，所以更不可解。銀子被人冒認了去，加上百倍送還，這也夠得緊了。誰想遇著的拐子，又是個孝順拐子，撞著的強盜，又是個忠厚強盜，個個都肯還起冷帳來，哪裡有這樣便宜失主！」世良只因色心淡薄，到此時還不曾娶妻。楊百萬分愛他，有個女兒新寡，就與他結了親，妝奩甚厚，一發錦上添花。與世芳到老同居，不分爾我。後來直富了三代才）祝\*看官，你說這樁故事，奇也不奇？照秦世良看起來，相貌生得好的，只要不做歹事，後來畢竟發積，糞土也會變做黃金；照秦世芳看起來，就是相貌生得不好的，只要肯做好事，一般也會發積，餓草可以做得財主。我這一回小說，就是一本相書。

看官看完了，大家都把鏡子照一照，生得上相的不消說了，萬一尊容欠好，須要千方百計弄出些陰鸞紋來，富貴自然不求而至了。只是一件，這回小說，一百個人看見，九十九個不信，都道「財與命相連，如今的人論錢論分，尚且與人爭奪；哪裡有自己趁了幾萬銀子，載上門去送與人的？這都是捏出來的謊話」；不知輕財重義的人，莫說當初，就是如今也還有。只是自己做不出來，眼睛又不曾看見，所以就覺得荒唐。我且再說一個現在的人，只舉他生平一事，借來做個證）據。\*浙江省城內，有個姓柴的鄉紳，是先朝參議公之子。兄弟並無一人，妹子倒有六個，一個是同胞生的，三個是繼母生的，兩個是庶母生的。繼母嫁來之時，妝奩極厚，莫說資財之多，婢僕之盛，就是金珠也值數千金。後來尊公作了，繼母也作了，從來父之待女，尚不能與兒子一般，況且兄之待妹，豈能夠與手足一樣？

獨他不然，把尊公所遺的宦囊，竟作七股分開，自己得一分，六個妹子各得一分。姊妹與兄弟一樣分家，這是從古僅見之事。

父親的宦資既然分與姊妹，繼母的奩資也該分與自家了？他又不然，珍珠不留一粒，金子不留一分，僅僕不留一個，盡與繼母所生之三女，做個楚弓楚得，並同胞、庶母之妹，皆不得與焉。庶母所生之妹未嫁之時，其夫家有事，曾將田產來賣與他，他一一承受，每年替他辦糧，把租米所糶的銀子一毫不動；待遺嫁之時，連文券一齊交付與他，做個完璧歸趙。至於同胞的妹子，丈夫中了進士，若把勢利的人，就要偏厚他些了；他反於奩資之內，除去一千金，道她做了夫人，不愁沒得穿戴，該損些下來，加厚諸妹。待同胞者如此，待繼母、庶母者又如此，即此一事之中，具有幾樁盛德。看官，你說這樣的事，可是今人做得出的？他卻不是古人，年紀不過六七十歲，因是野史，不便載名。自己也舉了孝廉，兒子也登了仕路，可見盛德之人，自有盛德之報。這樁事杭州人沒有一個不贊他的，難道也是謊話不成？但凡看書的，遇著忠孝節義之事，須要把無的認作有，虛的認做實，才起發得那種願慕

之心；若把「盡信書則不如無書」這兩句話，預先橫在胸中，那希聖希賢之事，一世也做不來了。

「評」

人都羨慕秦世良，我獨羨慕秦世芳。秦世良的財主是天做的，秦世芳的財主是人做的。天做的財主學不來，羨慕他沒用處；人做的財主學得來，羨慕他有用處。